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璅語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熱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

義若渴者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坤順乾而施生月遡日而生明

諧臣也顛官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須纓冠而倡也書戒頑

童遠矣哉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疇訓同



也惰者金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然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奪帥虹飲金室利王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微矣
養隼而攫鸞凰畜狸而搏鸚鵡狄梁呂申兩公一歎萬世鏡哉
雲糊天月藏明金在鑛火收燄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健頭○鹽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胥也慶者福之交也
叶其極衍其榮慎其胥定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並后匹敵兩政禍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並后外寵二
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嬖御人
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韓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

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
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故曰
日月暈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又曰尾
大不掉末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留必隕明忒
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志敬而怠人心乘之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明乃哲哲乃明苓乃奮奮乃苓奮盛也苓落也鳥集之交初驩
而後吐鳥巢之旅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化荃變茅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

握而不見于手含而不見于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其珠之利
乎照乘晒于隣探頷粉于津寶者殃國剖者災身害亦弘哉
文質不同寬猛殊庸循環從朔擇善而從逸詩曰九變復貫知
言之選

性與情相表裏形與氣相首尾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

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為用故有應則吉疇以

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

載而下有趙訪知之懿哉

蒼葭蔚朝齊國風唏葦施盈室楚騷悲

當遜戒尾當集責翔兩夜包晝重陰偶陽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為昭昭

伸節不為冥冥隨行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人如聚蘖

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歎蓬飛仲尼所以感

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孽

榮孽卿之祿曷其沒矣鯁驕君之餌曷其止矣易曰舍爾靈龜

觀我朵頤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

渭以涇濁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垂橐而往糶載而歸
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乎化之翼
飛之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莫得其宜
迫生也

惛淫之音出則滔蕩之心感矣感則百邪衆辟產矣狂魄者形
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

魄音拓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
盡鳶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外典曰子知格物矣
未知格物也

科雉隨兕強惻暴憐赤子非科雉乎黔首非隨兕乎

天斟萬物聖人熙焉天酌羣言聖人施焉

舜欲旗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
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成湯而不
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五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又
曰欲爲五帝而不成者三王是也欲爲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
也欲爲五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爲六國而不成者亡六國
是也故曰學乎其上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爲下矣

矜莊殊序也肅邑殊處也號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故逸禮曰
聖王師至則清朝而侍女至則清殿而侍樂燕樂則左右侍御
從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從容澤燕則廝役從故曰一弛一張文
武之道也

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

燔黍大享之滯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直方大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斲

啓口容聲皆至德步武履影皆懿則故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故曰大器晚成龍

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鼃故曰大音希聲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分于六職綱固在網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網在綱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天之兩戒地之二條實相應也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產昆侖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觀於海者難為水遊聖門者難為言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

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
以文人論也

昔人稱歐陽公文曰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
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
詞闕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又謂學
之不成必無精彩蓋論人欲盡學師舍短之說也

良玉不琢素以爲絢質斯貴矣玉有圭璋素有藻績文可遺乎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正也李雜乎
禪王協于易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
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
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
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按霹擊
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
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
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
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
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
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
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
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澆勿濁乃燭須眉

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習之復性書此言粹矣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

材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道不苟同于人跡不苟異于俗

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烟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

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度哉神焉度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垂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至人哉

天形正圓如虛毬地形正方如博散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為道也君子而特中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文而欲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為人幼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紛華逐欲而生純朴

丹金... 卷十三

從物而死
杳冥罔象卓爾之障也接構心闢浩然之寇也

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毅

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其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乎喪其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闕至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坳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為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

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於水澤復堅

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序卦輪衍之義也雜卦反對之義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水火交爭鼎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爻爻象者語默之檢也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執書中文數中筭皆游也

惟情合性敷落之教之說乎滅情合性旁行之教之說乎觀乎
彼所見則殊異乎吾所聞則一

水涵太一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
物而行乎天上

舉日章則行晝月章則行夜龍章行水虎章行林鳥章行陂蛇
章行澤狸章行陸狼章行山易曰來章書曰平章詩曰緩章章
物也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
言也

五帝之前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故孔子替易黜八索序書
汰三墳傳信不傳疑愛道不愛奇也

堯驪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獲豐惠長纏
而累東野不遇哉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
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宵貌之帟悅而匹偶之瀆甚矣不可方
物孰是愈焉

淡所見而其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堂往讎來日進
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
聖若不克由聖

霧滃而蟹噉枯露下而蚊啄折月虛而魚腦滅星實而豕膏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情厭性陰乘陽未逆本人詭天

綏如安棗晏如覆杼靜而極也行以萊薺趨以肆夏動而則也

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風雨之變可以

音律知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子一微而威王終日悲進乎

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鍾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弱翰

輔強較者必以弱輻

大寶無為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構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

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萬事紛純易之芻狗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舜戒禹曰隣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

慎所與也

設兵而後出帷稱懿言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

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

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離朱不能說其目公輸不能說

其手

約法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語齊宣王也柱

梁衣繡士民無褐侏儒有餘酒而死士無克霍谷犯語晉文公也

古人祭以肺為重，食牲以首為重。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炆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無是矣。

劉歆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勞。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

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遜邸。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漢劉熙作釋名，吳帝昭作辯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劉昫作續說苑。

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象星辰。授民事立，閏月定四時。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故以曆象係之革。

立秋浚井，改火。冬至鑽燧，改火。

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朴散。

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六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之椽，強而同之。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蝕。

醫和曰：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厯程伊川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箇負矢，百羣皆奔。

丹鉛錄 卷十二
朽瓜化爲魚陳麥化爲蝶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瘦皆文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頰下生腎之餘

鐸穴由於足響膏地起于多明

漂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類也

化赤漸乎隣丹爲黔資乎邇墨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辯亡以警晉也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群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爲然也

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爲律觀情以律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爲曆觀性以律

鍾期死而伯牙之弦絕獲人亡而匠石之斤輟作之難知之難也

烽主晝燧主夜

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坡貴竹名兩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積精曰誠積誠爲精也

有竒福者必有竒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饗糈甘不踰盍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丹鉛總錄 卷十二
鳴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歌曰些巴歌曰嬿

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

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鸕紫色者鸞白色者鵠

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寧爲蘭摧董折不作蒲芬艾榮寧載于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乎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爲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爲賞音

冰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施之則雨潛之則潤坊之則塞吠之則流君子之道譬其如水乎

夙夕爲夙其夕惕乎曰辰爲晨其日乾乎造書者深於易矣

華駟不總轡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非隋侯之掌故曰賢才

出國將昌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

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

遠矣哉

興行墜曲整緝焚網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故戮民則士徙養民

則賢致

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壅閉則污泥疏

澤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邇一遐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
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易之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
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火可以革矣意象也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之卦內三
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于陳蔡之間乎
終以譽命得于桑落之下乎

桑落之事見於荀子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今之
存者爾雅說文而已

章句之病黨枯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是正左班
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哉

周宣歌澤雁孟子諷野殍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君論六蠹
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著取成數二四六八十
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增竦寄伯仲之睦琴瑟懷
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秦箏多撮琵琶多移箜篌多擘柳琴多擊

玉篇起說文棄楷隸易籀學廢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殛之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

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
奄默舉難矣哉漆園嘆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
遠矣哉

禮之心悃悃樂之意歡欣悃悃以玉帛效心歡欣以鍾鼓驗意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其對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木也
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禹將受位迅風靡木有其德無其咎也成王信讒大風拔木修
其德免其咎也

三歲一閔天道小備五歲再閔天道大備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以重影故曰與影競走悲夫

古禮容磬折以爲恭微磬以爲中故坐以微磬之容行以微磬
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微磬之容立以微磬
之容磬之中恭也曰磬磬然小人哉磬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

禮則勞

磬古磬字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直木

先伐其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以木擊木則拌以水

投水則散以水投水則沉以塗投塗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弱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武云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

之似懼虎故曰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又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

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酗則惡來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

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糝糶無非道也倒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鬥皆草書也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

七十三歲揚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樂以忘憂君子也以樂怡憂小人也易曰鼓缶而歌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其忘憂乎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易曰飲酒濡首詩曰俾晝作夜其怡憂乎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于世人其舍諸鯨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蛙消龜息能經鳥申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擺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鈛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鈛之也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頽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豐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詩中唐有甍鄭注考工記塔前若今辟祗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蓋今辟即甍也祗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今按督者匠人言督線縫人言督縫醫家言督脉皆訓中也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矣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智水臨右軍帖末云玄度忽心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邪史乃稱許玄度服巨勝莫知所終意以爲仙去也亦誣矣自古史傳稱仙去者寧非此類邪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新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切既當急就之其事

當久流亡故其聲賤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喜太平之樂角從宮是為哀哀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即為和不相生應則為亂也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絳鳥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譚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首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晝晝溜溜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

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又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冷詎貴釣餌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春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蒞衿老帶彈冰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民不得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漢注引太公陰符語也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序例曰凡端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祥瑞見于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其處上言也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

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間人耳李太白詩沉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東坡詩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于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美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闢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塗廬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

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一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爾雅曰垝謂之坵注垝堂隅坵埽坵者堂角也一名垝又曰坵名見于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坵出尊崇坵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會有反坵此三者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旣夕禮云設于東堂下順齊于坵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付于南坵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坵在堂角然則堂之東西角爲東坵西南角爲西坵故郭云在堂隅坵埽也說文坵屏也垝垣也引詩乘彼垝垣諸經音義坵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坵者以土爲之記曰反坵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坵此反爵之坵也記曰崇坵康圭此奠

王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
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
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於于東堂下南順
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
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
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于兩楹間
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
故曰康圭度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坫在北陳爾雅曰坳謂之
坫郭璞曰坫端也此堂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
籩則反爵于奠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
東楹之間賓出公側受畢玉而不康之於坫蓋亦兩君相見之
禮也鄭康成解康爲充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爲詳惟失引汲冢
書回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遠公子盛旨漢書孔光傳重
遠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遠其意重難也言難遠其意而
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爲重大之重失之矣

孔穎達云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
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
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
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哉

程明道云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五風十雨方有驗而可行

文選王中宇簡棲作頭陀寺碑者說文通釋以爲王中音徹朱子易傳屯字象出穿地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言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

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闔法哉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于瑗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乃妄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辨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

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末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詳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

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此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大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遂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丹金錄 卷十三 九
江羊罵商臣曰呼後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
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
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
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
類今已古即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
言不亦惑乎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群鳥墮于江
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比事何
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
許蓋掌禮儀又郗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
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
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表繫周滅
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
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
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
泉之下矣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
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
律之意也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
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

九金錄金 卷十三
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
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說文胥蟹醢也言其肉胥胥解也字訓云蟹之美在足故从足
周禮唐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作蟻音四夜切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荀簾之
制文法竒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
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
而雕之哉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
作溥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畜艮作狼震作鼈夬作稱剝作僕
損作員咸作誠坎作榮謙作蕪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無妄作
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奘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
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摠日入之色穀字見說文摠音柳周禮衣
妻柳之材註柳之爲言聚也諸節之所聚尚書分命和仲度西
曰柳谷故書妻柳作接摠鄭司農云接讀爲_止摠讀柳柳者諸
色新聚日將沒其色蕪有餘色故云柳谷引之以見柳有諸色
說文_𠄎象髮謂之髮漢書五行志有雲如炎風亂髮髮亂髮也
古文作_𠄎借作坤字今文作髮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
之上者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

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閑
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
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
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
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
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
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
海之責哉若由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
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
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
諸軍皆還保淮湏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
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
大哉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八十句真可與韓公會合聯句相敵
今錄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
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浹是播是稔孰丰厥培孰此珪珙公
羈未奮邊駕思駮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滌燿橫
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琫應龍天飛蒼蒼雲滄千
宮在序摩厲從吏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怵悚端
顏殿肥聲氣不動顯仁東攢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浹千家獮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齊南孔熾邊戒毛氄媿嬰當位左掣右壅公去當今沸渭混瀆天
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啟旆籌檄倥忽業
業荆襄將懦曰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
狸歸黜民恃不忍璽書賜朝百揆摻摠亞勛贊冊國勢尊聳督
軍載西寄責采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拳鈞
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御未嘗病瘳且虺魯
不憚遺使我心構湘湖高丘草木蔚翥維水容裔維山龍從矢
其銘詩詞費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毋箠

釋釋何君閣道碑洪文惠跋稱其字畫之妙云退筆如塚未易
窺其藩籬蜀上秦夢麒作漢制叢錄亦稱之云在雅州榮經縣
西今不知尚在否也

淮南子云馬鼈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况人乎注龍
蟲喻無知鼈蟲之名甚奇

呂元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蝟蚌二曰撥棹三曰
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塏潮八曰倚望九曰
石烟十曰蚌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蟻又有黃甲鼈蟹蠓蠖
在海中鼈蟹島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略首不引
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

尹子環龜脫兔之法謂兵法也孫武子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
不及拒環龜出司馬用衆篇云歷沛歷汜兼舍環龜謂環陣如
龜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終

世論... 卷之二十三... 龍山

不交... 龍山

女子... 龍山

八家... 龍山

可... 龍山

在... 龍山

謝... 龍山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四

嚴助相貝經曰堯懸貝較於鳩宮貝較以貝飾較也鳩宮他書亦未見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庾肅之山讚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荊州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鄰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寬帶

為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

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

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道

丹鉛總錄

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
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
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
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倭之談周公類之
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
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容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
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女也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
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
赫而天王之保有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
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
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
式退為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徂遂起朝三之
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
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之言容齋
已辨其妄子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乎
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
是假其類以行其心之所為也又觀王逸楚辭東方朔七諫云

路室女之方桑兮孔父取以自侍注謂孔子出遊見采桑之女
一心不視嘉其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類矣其妄皆不待辨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又謂之閏宮閏徵閏
即變也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
者商君謂之六蝎韜非謂之五蠹

嘗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
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
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熟矣參在錯綜八面受敵
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
法也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高適
詩香界泯羣有

常璩華陽國志云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死于此地
遂埋焉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牧馬山下或產駿駒
元馬子也今名元謀土語謂馬爲謀

敖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氣韻沈雄曹子建如
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
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
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爾暗合音微孟浩然如
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

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
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
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
斷劍卧壑寒松張藉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詠氣柳子
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
懷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恠
終歸雄渾歐公如四胡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
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
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
傷婉弱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者韓子
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
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薛符溪云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蓋
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
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繆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柰何
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乃遣吏按陵旁果有方石可以
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
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頃臯帶劍上吾丘

漢武故事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
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
言上林乎並羨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

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

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合之屬言氏

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官正膳夫

內外饗食之屬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

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則才足相代韓信

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

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貫海道邵宏

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阜角林王宣汲

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

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

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蘆笙吟

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

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開南橋短歌和

長謔從夕至清朝四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

是兩蘆笙五

管子曰攻堅則軻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

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揚行密謝玄以八

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後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六書合體爲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𤇗鼎之與酬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東爲棗並東爲棘日乘千爲旱干從日爲𠂔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然否也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大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成敗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知梵志翻着鞞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曰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

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
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蟬蛄吊月
鈎闌下字又作鈎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剪剪風許奕小詞玉
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寒側斜兩側寒字詞人相承用之不
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
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
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
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
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今
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
信爲竒也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復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
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
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水注素問亦引呂令七
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
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鴦下有牡丹華王瓜生
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
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
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揚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

涼風至而鶴鳴閭闔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于此

其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爲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脩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爲百世法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予哉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杜詩啣盃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楸花媚遠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萼無辨不可言媚

說文重束為棗並束為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別其文皆從束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棘棘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適故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以適五音皆具當適適工不假繁

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此可正選注之失故宜表出之

芋栗木果也莊子所謂徂公賦芋者今訛作芋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非芋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彳亍入闌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死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着之意解則有類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括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棊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倘如旦饑而毛詩怒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四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

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
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
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
三年四海過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
年四海過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
海過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
則但過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
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
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

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
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
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
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
予曰蔡沉為先儒孔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
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吾
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
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
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為姑爾之觀音姪女
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為百姓畿外為黎民是府縣學文
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大笑

宋饒雙峯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爲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爲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正饒氏之妄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鼃之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螭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胷鳴榮原屬許氏說文螭鼃詹諸以脰鳴者虺以注鳴又曰榮蛇蟻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螭蟻以翼鳴者蝻蟻以股鳴者蟻太龜以胷鳴者蟻一作蠃二家解不同可以參考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旣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

說文妄入宮掖曰闕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通作闌漢成紀闌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闌西域傳闌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牢有蘭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蘭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御同藥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裏皆會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欄官府文移曰巡欄曰花欄票是也以今花欄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爲芍藥之欄則今之花欄乃花藥之欄可乎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取土爲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爲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爲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嶠夷旣略謂立邊防以界嶠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爲是而

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龔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為殺為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為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瞽者聽車輪之聲以為雷也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立疆鄆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游大河南岨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夫邠操云將土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

三略何義也曰略與緇對緇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

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諺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

證略之為字俞亮明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

略邊界也注謂方略為計策亦謬

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都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冬注云冬言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骨髓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言以其言出自其骨髓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

至無船搥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召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
利我少姜如齟齬齧齧貧鬼相青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
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
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爲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
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以四字盡之解我曾春即毛詩
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爲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
六日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鴈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
之酒爲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
雌鸞生鵬又文山鴻豹肥膺多脂鵠名鴻豹以鵠善食鴻爲鴻
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何如且饑即詩怒
如調饑據韓詩作朝饑言朝饑難忍也此云且饑蓋與韓詩合
可證調饑爲朝饑無疑也其二云大樹之子百條共叶當夏六月
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其棠事
遊暑憇其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其棠之下成周
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于其棠樹下如老
人里長斷爭鷄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
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
史又不但爲脩辭之助而已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
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後阻潮梅根冶探懷悵往事意滿辭
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孟浩然水溢梅根冶

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爲野也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衣履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齒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夫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以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恠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即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孰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鈞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飴浴釜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言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

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僧而知其善也

說文解豉字云配塩幽菽也三蒼解艷字云艷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塩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乎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掌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爲命子指孟津爲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爲證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馭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

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薨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卜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爲何等語反自詫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爲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施粉黛於足脛綴鬢子於眉目執李文正先生掌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已可也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恠物也蜚鴻蟻蠓也張守節曰夷羊

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
 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眯目
 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
 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
 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蒲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說
 為近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
 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
 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鸚鵡
 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月昔靡草死注薺菴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殺
 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齊菴也昔菴也折莖也見三葉
 之死則大麥可獲之候也月令今出自呂氏春秋即以其書解
 之為宜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為
 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
 子邪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
 兕按科雉謂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
 兕相隨何其謬邪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

羊可并接也即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詩天天是椽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
穀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為義良為有理今本作天天安知
非字之誤邪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
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
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
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
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

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
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無鼎乎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將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
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
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
其言善皆為失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
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
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良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
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
影纓長曼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

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如已
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為真亦可笑哉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
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
壽考歟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為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為
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
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
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
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
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
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
昂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杜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
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
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
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
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騫赤縣立墟一言喪邦
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
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
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為姦臣矣
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
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

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
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
並列則是石礫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
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
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
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
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
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
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
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
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
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
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
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
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
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離解云辟墻也離天子享宴辟離也魯詩
解云騶虞文王園名也辟雍文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
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
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吾及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
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晉雍則辟雍也西雍也晉雍也皆
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
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
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
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
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
簠簋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
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滕睪奏公終之
胡為勸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

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
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
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為知泮宮之
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
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所謂
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
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
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
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

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鷄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答一人以責其
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答數答
已則以次唱而答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
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
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脩記錢氏重斂之虛通鑑不取其虛實
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求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
演所持求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怒之事若
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比宋人自尊其
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
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
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各人文章以爲楨
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爲
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丹鉛總錄卷之三十六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
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
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
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
其孰為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
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
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
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偽飾女

九金錄卷二十六
妓今之裝旦也其裝神甚矣

左傳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六朝人才常馭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之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馭獨不與嗚呼馭亦豪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天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禱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駟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駟驪是驂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劉向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矰繳羊祜賦馮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菁莪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

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蒿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蒿插戶螺則今之門鑲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草堂詩餘花深深詩鄭文妻孫夫人作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云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棊所用敗棊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羨華不注史之不周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夏皇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揚朱云三皇

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
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至甲子不
知取士之科幾開張昱花綸金璫不知為何科大魁况考論洪
荒之世乎

袁哀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
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
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哲之言亦用
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雩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
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于抱

閔繫析事文適于鄉俗里閨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
為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
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
為公非宋人竟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
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
年此風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
助瀾哉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

尚書太師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傳地公
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
責在天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

丹鉛總錄 卷二十六
溝池不脩水泉不降責在地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
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鈸鈸與笛同按穆天子傳
注鈸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技官史云冗食
又曰游手錄蝗蟲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
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說亦然善問者如攻堅
木後其節目是也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毛鄭舊說
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
勝物乃能成物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遠
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
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
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
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為緩
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
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姦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

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斬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益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巽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襲用其

字光輦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後漢志襄邑歲獸虎文衣耶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為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鞞工鞞音蠻冒鼓也又曰味衆珮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鞞而氣不達鞞又作漙音氣漙如鼓之鞞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呂覽云辨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蓋古有此語美改過也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

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
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
文遂引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
謬類多如此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絳
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
以精兵為殿也踰伏今之裝塘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勁今
曰合後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
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
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為不
敢如為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立明
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有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
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
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
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諷者唯子鍊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
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
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末徽三年

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游藝死
 矣至長壽一年遣使流人則曰傳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
 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竟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
 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即焉可
 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實有益於後學為

劉子玄子鍊
 作史例三卷

寵辱若驚言寵即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言身即大
 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矣貴身與患同則無
 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為
 辱真見也寵為下言福兮禍所伏也辱為下世人孰不知之寵
 為下真人然後知之得之若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

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而悲也悲其忽然胡為而
 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者易動而無形者也
 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心是惡
 源生與憂俱生形為罪數養形首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槁木死灰吾喪我矣為彼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為天下乃
 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
 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
 其文法而昧之昨晤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
 言犁然有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苦縣之沉魄首肯而柱下之
 浮菟擊斝予為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并書一通詒張

子焉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

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為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之有儒謂詩至選為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于非漢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而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有病腹有

丹金錄 卷二十六 九
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宋人之應聲蟲也使
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青黛而藥殺之矣

跋瀝出酒曰笮字或作醉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嵇康聲無哀
樂論云聲無主於哀樂猶從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
變也古書中笮酒字僅見此耳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
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
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
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
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
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文子產之諫范宣詳觀
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

人趣韻之誤耳

古者四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堂心項國亦擊缶焉然則
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
澠池之會蘭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
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于擊缶焉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雙疊也
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
為證或以勾吳於越為方言夷音謬矣

書緯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者
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冊有卧護監護之文官
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嘑見文選註又作唁劉勰曰諺嘑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吊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禘表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衙衙又作悟洞皆無據也南齊書蕭繹為弒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悟洞弄之反切為悟洞也蓋方言耳復姓有毋立氏諸姓氏書音母作無非也漢書有曼丘臣顏師古曰曼丘毋立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貫丘索隱曰毋音貫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毋立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毋字為殘缺亦非蓋古字從首不用具耳漢有毋立與毋

丘長毋丘毅魏有毋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毋曰丘而毋為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母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為寫作毋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修亦太橫乃欲改人姓音邪予聞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涓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為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音訂

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
正爾不可以訓正近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尪為義
从尔為声麗爾也麗爾之為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
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萁一名月爾
即今紫萁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為言取義於鳥鳥
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嗚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
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尔雅與深
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不可解為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
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為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
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
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
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
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荀立
子同事荀卿苞立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
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
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脩辭各不同韓
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
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杜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

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貳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解夢也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口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曾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彛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秀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為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

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裡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蓬文選有蓬脆之語唐書王任傳形容蓬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闕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唐鄭絳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爲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缸益神之事惟誣之極至於可鄙可咲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偽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

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剝費無忌教郗宛而令尹誅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芴詹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

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心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走

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弗貝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

盟宋旌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

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羣奔鬼質敗謀

興元蹙崔柳倒特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見說文大

琴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喬皇注長離

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

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

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踈麻兮瑤華注以踈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載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王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檠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唵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揚雄太玄有唵首音欽唵閉也素問呿吟之徵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真

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文二首其一云有玉
辭夏惟金去秦俱隨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管象日開輪率舞
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冷營質良
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窓繡幄俱照秦
宮蓋唐人作也

黃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第如桃
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顏色於詩句以贈其兄何
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

列子云禾生伯子

名人姓

出行經堦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

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
矣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袒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袒今本皆
作短褐袒音豎二字見列子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憊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古人
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如後世之麗淫
者哉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
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履春冰未有冕危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
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
忘精者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
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恭文學顏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謂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說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辯難之文即加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在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鶯啼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為丞彝鼎句舊點以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漢書與老父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搏虎虎負嵎莫之敢撓前士則之後乃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秋夕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

之鼓備訊喚也漢帝孟詩勤喚厥生說文喚應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喚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喚說文喚應也鳥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歡歎與咳嘯與歎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歎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靄禊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喚字海韻收歎喚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禊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歎則誤益甚矣歎字從欠與喚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峽也近見王子克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
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
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感凌水見九州記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
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
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茶即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顏師占
陸德明雖已轉入荼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荼經玉川茶歌
趙贊荼禁以後遂以荼易茶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

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
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
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
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
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
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
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
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
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
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
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

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
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
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
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
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
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
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
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
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
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夫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別
有一路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
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
傳奇鱸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水斛蒲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空之人服其精
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
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堅而他人心不可保
也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李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

流之句

杜牧詩蓋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饅行有蹙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章奇語也木寓

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群山亦如今地理圖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

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畧曰排側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為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手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立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蒿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

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者自名崧不中主嶽而言今或以為崧嵩通用誤矣

周禮疏又有陽泉陰泉之說亦罕見者陽陰蓋以深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

帶不出三日必雨

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韓子玉卮無當廣韻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官求賞者耳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出呂覽高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潘徽撰萬字文

欵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

出花郭綠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欵冬茂悅曾冰之中
傳咸欵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于此山于時仲冬冰凌盈谷積
雪被崖顧見欵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立之木
疑冰慘慄不凋欵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欵冬花正十二
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陰名故温
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闕逢之名蓋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議之
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隄曲岸頭也音巨依切隄碕圻磯五字同音哀二世賦曲江
之隄越絕蘆之碕地理志鮎圻水經赭圻又作磯是也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
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
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
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
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
井田何哉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阜字从艸从早艸字可染皂也後
借為皂隸之皂歷解為槽檻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
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成都青陽宮後周為至直觀見道經蜀有錦浦坊三井橋小蠻橋

見佛經江橋頭關下市見十六國春秋

禽經云烏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姜送歸妾

義送別之情也

余最愛樂府桂殿江鳥對彫屏海燕重之句不知何人作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成旦明
三通爲發晌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鐃聲不
過闔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
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
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懾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
玉而重寸陰之旬史記注引血于鯀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
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鈿車今文皆無
之非全書也

漢書游于巖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廡

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鸚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
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爲
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漢書呈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
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
如此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
爲舞弄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爲天
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舞弄險不俗語皆有本也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
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鷄稱羊溝不知

何解俗作陽溝六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折洗論語之文描畫孔明

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皆其門人之罪也

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

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

月入境舖資餽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

法猶有潢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為裝池自謂奇語

其謬甚矣

今制吹角以為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

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為

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恬所

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

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

博極群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

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

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長殯不朝三日是也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

人之間

丹鉛總錄卷二十七終

丹鉛總錄卷七

入

谷謂曰...

東列...

陳...

故...

神...

華...

天...

丹鉛總錄後序

盈天地間皆道也夫人于是有靈明通蔽淵博寡味異致者曷居蓋道無古今上下聖愚賢否而或屏智却慮則塵芥六合其過焉者潛虛賦玄又求知于天地萬物之外矣如斯道何哉太史升菴先生既穎冠藝苑聲稱龍頭適我

聖皇誕膺以純佑之命多賢昌

國足稱任使遷寓滇雲乃思以康濟之業尚友

固千古凡天地間浮沉升降聚散流布雖無常
形寔各有定理于是旁稽遠取搜幽剔抉匪
徒物格事察也又必爲之窮究歸要或爲之
闡發網維出今入古合異致同漸次成帙名
曰丹鉛摘錄更數年復類曰閩錄餘錄浩瀚
渟滙而天地萬物之理備矣

憲伯心泉公于先生門稱高弟爰悉授之當
其釋褐南宮佐戎政縉紳大夫從心泉公索
是錄者日翰盈几洎憲閩即拍俸廣梓而又

親為校閱章分類析卷凡二十有七乃合之
曰總錄屬余也重斯後焉嗚呼一何幸哉先生
道德聞譽遐暨海宇而論著述錄備在南中
孰不仰止興思欲得芳懿以為益助而苦於
無自者多矣今以心泉公謬領是編天地萬
物之理事物異同之辨前賢哲未發之旨未
盡之疑洞析于前炳若星日譬之烈其聲而
聞無弗聰灼其影而見無弗明者昔聖人之
作易也繫之曰廣大悉備美西銘者曰晬盤

示兒愚謂于茲錄義兼之矣先生開啓來學
心泉公表章羽翼之功顧不偉哉余生也晚
猶獲覩茲奧非幸耶錄成以啓心泉公謂與
勩茲力者盍紀諸余艱然曰是錄也萃精摘
華雖極天地萬物之大而實不踰於天地萬
物之外真若丹鉛百煉淵含冥蓄融溢貫注
莫非天地之精萬物之靈爲之會合焉者余
曷敢辱雖然竊聞之君子之教私淑一也先
生以得之獨得者授之心泉公弗以自秘公
以受之先生者授之鏤刻弗以自私而不肖
亦因之以自淑不終於無聞焉先生于是乎
垂教成物之功大矣况又未必止於不肖哉
是敢附之用以誌所自與

嘉靖甲寅春三月吉

賜進士文林郎知上杭縣事

後學豫章郡靖安趙文同拜撰

Table with 12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 rows by horizontal lines.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a structured format, possibly a list or a table of contents.

銅圖
藏書



